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

綱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廬盧二音族滅江充

家書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法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

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百吏民以

田千秋
訟太子
客

思子宮

歸來望
思臺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白子弄父兵
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
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鴻臚傳也所以
傳聲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在西安府
外郎中渭橋也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見上天下聞而悲之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于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由千秋訟太子冤，是于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于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然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吏臣亦微見此意耶？」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見上卷二四

目上欲浮海

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畱十餘

日乃還

綱雍縣

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

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

黑如鷲

衣○鷲

綱三月

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

無雲如雷
隕石黑
如鷲

士候神人者

書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
法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

罷方上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
矣書此卒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哉

耕于鉅定

澤名在泰山東

還幸泰山

見八脩封禪見同

祀明

堂

見上卷

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

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

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

士候神人

蓬萊仙人之屬

者是後上每對羣臣目歎鄉時愚

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

悉罷諸
方士候
神人者

差雌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田千秋
封富民侯
趙過為
守粟都尉

綱夏六月還宮綱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

過為搜粟都尉書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

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千戈土木海內虛耗至

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

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

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時書之

意不遠之復言失之未遠能復於善

註也易復卦初爻不遠復无祇悔

綱監易口采卷十五漢武帝三

目千秋無他材

能術學又無閱

伐

閱功勞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閱

特

以一言寤意

訟太子冤也

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去聲

踰於前後數公先是

桑弘羊言輪臺

西域地名在車師國西北千里

東有溉

既田

五

千頃

百畝為頃

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

者詣田所墾田築亭

望敵之所

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

武帝下詔陳既往之悔

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常賦之外每口增三十錢

助邊用是重囚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

去聲輪臺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

見上卷

雖降其王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

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以羊喻漢乃

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先年敗降匈奴軍士死略離散。死亡被

自離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者

散者依深險處開。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福令

復除也馬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

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同三

代田

同畎。田中溝。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

輒附根。以土附根。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

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紆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不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守粟都尉大書千冊音喋血見四二雅曰幸之蓋亦深情之也

註卷六覺音教

夫人

綱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綱殺鉞夫人趙氏

書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傾防曷爲以殺無罪
法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有道矣自
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爲音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
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註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
亦殺其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目燕今直隸王旦武
武爲長久詩耳自是以爲家法目燕順天府王旦帝
子元狩六年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八宿衛上
立爲燕王

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乃斬其使是歲鉞夫人之子弗陵

見上卷三三

年七歲

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猶與

同豫○見九卷二八

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

周公圖
賜霍光

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上

卷三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以賜光光去病之

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見三卷十八

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夫人還顧帝

曰趣促行汝不得沽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

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上其母聲

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神
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
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夫臣鉤弋
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
帝有以啓之耳

綱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昨宮立弗陵為皇太子
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

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發武帝平生謬

武帝託孤一節甚切

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目
磾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

世變也目二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屋縣以宮有

質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論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

見上卷四

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

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密每

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

夜○皆竊識至視官名

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曰。礪長子。爲帝弄兒。

弄戲也。

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

戲。曰。礪適見。遂殺之。上怒。曰。礪具言所以。上爲之泣。

而心敬。曰。礪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宮廐令。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

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

帝崩。

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

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綱太子弗陵卽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長公主共去供

聲養省中卽禁光曰磬筴共領尙書事目光輔幼主

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

相驚光召尙主也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

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

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綱三月葬茂陵見

卷十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綱追尊鈞弋夫人爲皇

追尊鈞弋夫人

為皇太后起雲陵

太后起雲陵

在西陽府書法亂嫡妄矣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諡法聖聞周達曰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求惜哉

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綱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

書綱目書大雨且久法莫甚於此時矣

綱燕王且

見上謀反赦弗治黨

與皆伏誅

書書赦弗治何法譏失刑也

綱以雋不疑

見上卷為京

兆尹目不疑為京兆

今陝西西安府見二二卷三十三輔

尹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

上聲巡察也縣錄囚徒還其母輒門不疑有所

平反

見上卷

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

萬母

岡監易和錄

卷十五 漢昭帝

八

或無所出。母怒為去聲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綱**

九月車騎將軍秭妒侯金曰。礪卒曰。初武帝以曰礪

捕反者馬何羅功。後元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礪抱何羅投殿

金曰礪
辭封

下禽縛之遣詔封為秭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有秭亭侯。曰礪以帝少。不

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

礪。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

問民疾

綱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綱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綱**三月

除民田
租

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

且發自武帝多事已甚